

釣魚

果庵

今天一位朋友告訴我許多釣魚的事，我想，這也是一種哲學，何妨寫出來大家看看？

魚本是不想被釣的，恰如聰明的呂祖謙在東萊博議第一篇所說，「釣者負魚，魚何負於釣。」這種釣者，如果是只把釣絲垂下去，聽憑作魚的自來吞餌，也還情有可原，但據說這除非初學者是如此，要不便是低能的釣徒，於是這便需要運用所謂「機心」，

運用人類的特殊智慧，使這可憐的貪婪者或饑餓者喪去性命，終於作了更貪婪者的餌。

初春是魚的產卵期，雌魚和雄魚將盡其全力看護卵和幼魚，這時垂釣最不合適，因為他們都在防備

着警戒着，頭腦也顯得特別敏感了。一到春末夏初，幼魚漸次長成。父母在看他們游泳，雖然是莊子所云，子非魚，焉知魚之樂，但根據人類的推理，魚這時總該是有點安慰了。釣者看中這一點，於是專覓魚窠附近有幼魚游泳地方下鉤。幼魚常在水面，母魚則在水底，魚却不是不留意的。但釣者切由子魚而推知其母，悠悠然把絲放下去。小魚也許一下子驚散了，而母魚則試試探的去吐餌，試探的方法，是一面看着餌，一面用嘴推動，經過相當的路程，那餌

還沒有變化，就毅然的下下了，所以熟練的釣徒一定不汲汲於早期舉起釣絲，假如一看浮標動盪，立即舉竿，多半是徒勞的，因為魚還不會吐入釣鉤，反而被他逃掉。當母魚被釣獲時，雄魚往往遠避，小魚也隨之俯然而去，這個你不要慌，照舊把釣絲垂下去，這兒既是「家」，雄魚是遲早要回來的。為了一「家」，第二次受了釣餌的蠱惑，狡猾的釣徒在二十分鐘之內，很輕易的將一個家庭宰割了，剩下一羣孤苦的孩子在渺茫的水波中流離，直等到大了的時候，每

作失掉生命的俘虜。

在夏天，幼魚大了，母魚漸漸要擺脫他們，讓他們去自立，當小魚或羣的追隨在母魚之後時，母魚忽然遠走了，水面上衝出一條線紋，敏銳的釣者利用了這標記，把釣餌放下去。這回得魚不像春天那麼容易，大魚對垂餌的考慮更為周詳



，常常用嘴推行達數十步，釣者必須極力放線，不可即舉竿。許多人在夏天喜歡垂釣，而不能捕獲大魚，就是估差了魚的智慧。用欲擒先縱法是最易成功的。但最方便的機會是在初冬。冰凌剛一凝結時，魚類開始感到冷酷，他們成羣的到太陽好的地方去晒，爲了得到溫暖。

這時只消投釣，無不立獲，而且都是大魚，積存了一年的養料，魚是肥了，蘆花淺水，估酒烹茶，魚就作了清遊的美饌。

社會上給與我們的何太多，我們是用嘴推一推終於吞下呢？還是等冬天晒太陽時再說，還是像我鄉的一種黑魚，永遠不吃吞者的餌，且會上岸把吞者擯側一旁。且還有，就是我們不作魚而作釣者。

腐與蝕 白紺

執 筆 者

果庵
白紺
田雨

「腐」與「蝕」粗看上去，解釋似極相像，但仔細地分析，却顯出了很有

體內是富有抵抗力的，但遇強有力的細菌侵蝕時，却往往因抵抗不住而患病，甚至死亡。人死了後，體內漸起腐爛，這是先侵蝕而後腐爛的一個明證。

假使人們被細菌侵蝕後而患病，抵抗力還沒等於零的時候，一定會重恢復到原狀，這是不會變

些的不同，「腐」是必須先經過「蝕」，「蝕」却未必一定經過「腐」。「腐」者腐爛，「蝕」者剝蝕，侵蝕也。

萬一人生細菌侵蝕體內時，心已死絕，那是決沒有救藥的了，真像一件靜

凡一件東西而生朽爛者，其蛻換過程的不可收拾。

所以「腐」是人類的大害，但是「

程是先細菌侵入，而生腐，再後虫生，

腐」也有一羣亂鑽亂撞的蛆在擁蔽着，

虫生了後，就是說這件東西已變成了廢

牠們生活在「腐」之中，沒有了「腐」

這目解似乎頗透徹，然而仔細想來，却也未必要驚然。就以人類來作譬喻，人的

「腐」不僅在形態上可以直覺到，

就沒有了牠們的生命。嗚呼，這些「腐

中的寄生者。